

创作谈

创作军旅歌曲《在南沙》，缘起一次为兵服务的慰问演出。那年，我跟随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踏上风景怡人的南沙岛礁。礁盘不大，人在上面走一圈用不了多长时间。向四周望去，那种被大海包围的感觉，不是浪漫，而是一种莫名的孤独感。

来接我们的守礁官兵，个个肤色黑红，那是被烈日灼烤后留下的印记。后来我写过另一首歌《南沙红》，说的就是这种颜色。高温、高湿、高盐……官兵在这里待上几个月，皮肤就变了模样，但眼睛是亮的。

我在岛礁住了一段日子，和官兵在一个桌上吃饭，在一个屋檐下睡觉。南沙的夜特别静，静得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天夜晚，我在散步时看见一个年轻战士坐在礁石上，面朝北方。他没有发现我，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个背影，我至今难忘。

第二天我问他，昨晚为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想家人了。”一个在南沙守礁的兵，想家时一个人坐在海边，默默地眺望北方。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在这片远离大陆的岛礁上，“沉默”也是一种语言。这些年轻人把太多的话咽进肚子里，想家不说，苦累不说，孤独也不说。

回单位后，南沙的点点滴滴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礁石、海浪，以及那一张张黑红的脸和那个难忘的背影……为守礁官兵创作歌曲的想法，在我心里越来越浓烈。于是，我开始动笔创作，想把守礁官兵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写成一首歌。

歌曲的开头，我写的是南沙的日常。“在南沙，每粒沙都是国土。”这句话，是我站在那片岛礁上，低头看见脚下的沙子时，从心里冒出来的。礁盘很小，但守礁官兵知道，脚下的每一粒沙，都连着身后的亿万人民。守着这一粒粒沙，是他们的日常，但这并不寻常。浪花也是南沙常见的景象，日日夜夜拍打着礁盘。官兵的心里也有浪花。那些翻涌着的、说不出口的情感，化为一朵朵“浪花开在灵魂深处”。

“礁石上，刻着祖国万岁。”这是我在南沙见过的一道风景。“祖国万岁”4个字刻在石头上，被海风海水侵蚀得有些模糊，但在每一个守礁官兵心里却无比清晰。那块礁石也不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承载着他们对这片岛礁的深沉情感。于是，我接着写了“那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个面朝北方的背影。“在南沙，我为母亲祝福”，歌词里的“母亲”，既是生他养他的人，是他在



扫码听歌曲《在南沙》

难忘那次南沙行

■陈道斌

礁官兵看的不是风景，而是海面上有没有异常。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守着，用热血浇筑这片蓝色国土，把自己站成“一座青春的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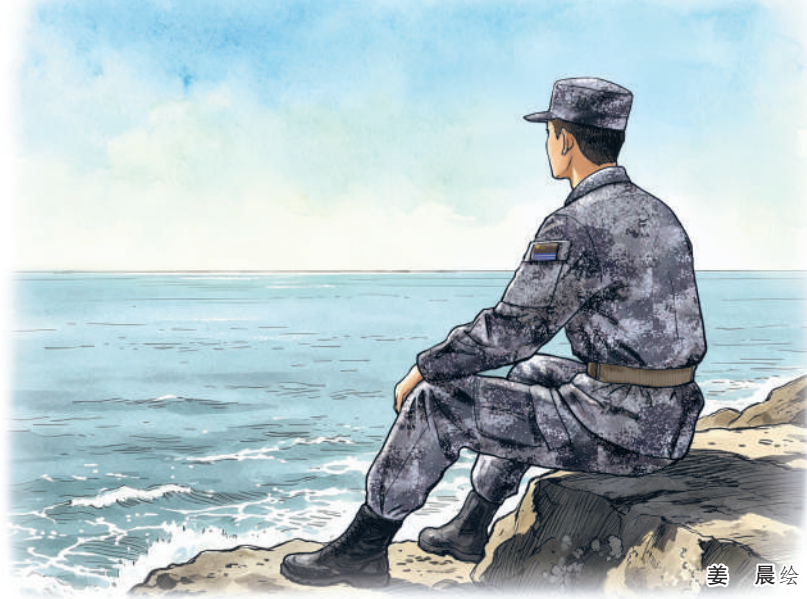
“在南沙，我为祖国祝福，沉默也是爱的倾诉。”那个在夜晚静静坐在礁石上的战士，什么都没有说，可他的沉默里装着对母亲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像这个战士一样，南沙的官兵大多不善言辞。问他苦不苦，他笑一下；问他怕不怕，他摇摇头；问他想不想家，他可能就点一下头。我把这种沉默写成一种倾诉的方式。我认为，表达真情不一定是声嘶力竭，有时“不说”比“说”更有力量。

“我在这里，眺望北京。五星红旗在我泪光中飞舞。”这是整首歌的最后一个画面。我想让那些不善于表达的官兵，有一个情绪的出口。他们不是在喊，而是在流泪。在那片倾注青春与热血的岛礁，当官兵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眼睛里时常饱含泪水。那不是脆弱，而是被一种强烈的情感击中之后的本能反应。这种情感里，包含着归属感和使命感，是守礁官兵与家国之间朴素而深沉的联系。那一刻，他们的眺望有了回答，他们的沉默有了回响，他们的付出、想念，都在那面旗帜里找到了安放的地方。

歌词创作完成后，作曲家王喆谱了曲。《在南沙》曾在全军“中国梦强军梦”新作品创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比获奖更重要的是守礁官兵对歌曲发自内心的喜爱。他们说：“在南沙听这首歌时，觉得有人在替我们说话。”

文艺创作离基层越近，就离兵心越近。如果没有到南沙，没有和官兵生活在一起，我写不出“每粒沙都是国土”，写不出“五星红旗在我泪光中飞舞”。守礁官兵把青春献给碧海岛礁，我们用文字和音符传颂他们的满腔热忱。因为有了那一次南沙之行，万顷碧海从此走进我的心底，成了一份绵长的牵挂。

南沙的风还在吹，朵朵浪花仍在拍打着礁石，那些年轻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只要那片海还在，只要那些礁石还在，就总会有人扎在那里，面朝北方，眺望着北京，静静地守望。



姜 晨绘

云端砺翅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飞行员 李季鸣

强军故事会

17年，3400余小时。这是我与“战鹰”一同丈量过的光阴。云端有风，云底藏险。无数次穿云逐风的起落，不仅让我熟练了操作，也锤炼了我的意志。

刚毕业到部队时，我还是一个羽翼未丰的新手，满腔热忱，却没有真切感受过云层深处藏着的凶险。第一次作为副驾驶执行长途转场飞行任务，行至中途，天色骤沉。乌黑的积雨云横亘在眼前，像一堵看不见边际的墙。由于当时机上没有气象雷达，我们无法绕飞，只能入云飞行。

雨点如万千细刀，密集地撞击着挡风玻璃。机身开始剧烈颠簸、摇晃。失控感裹挟着恐慌，仿佛要将我吞没。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双手僵在操纵装置上。就在这时，机长沉稳有力的声音穿透轰鸣：“冷静！我来操纵！”我死死攥住座椅扶手，看着机长冷静调整姿态，把控航向，在暗云中一寸一寸地撕开缝隙，冲出了险境。

落地之后，冷汗浸透了飞行服，我心底翻涌的不仅有劫后余生的后怕，

还有难以消除的羞愧。身为飞行员，面对空中的险情，我内心生出的竟是退缩。

那一夜，我坐在宿舍窗前，望着远处沉沉夜色，和自己对话：谁面对生死险境不会心生畏惧？可畏惧，就不飞了吗？当然不能！一个合格的飞行员，不能只会拥抱晴空万里，还要敢闯狂风骤雨。那次穿越积雨云的惊险经历，成了我刻在心底的警钟。

6年后，又一场险峻考验不期而至。接机返航途中，我驾机飞行至3000米云层区域时，遭遇“过冷水滴”——机身开始结霜，挡风玻璃开始结冰，警报灯接连亮起……这一次，慌乱没有占据我的思绪。我稳住呼吸，大脑清晰地排列出每一个处置步骤。180秒内，我连贯完成32个处置动作，操控战机紧急下降1800米，成功脱离危险区域，平稳返航。

面对特情时的从容，不仅源于对每一次起降的敬畏与专注，还源于我和“战鹰”之间形成的默契。这种默契，时光不会主动赠予。在近6年的飞行训练中，我时常观察机身的细微震颤，感受引擎声浪的微妙变化。久而久之，我仿佛能听懂这位“战友”的语言，能读懂

(陶匀整理)

过大坎

■顾中华

继，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最终夺取了最后的胜利。但这不是终点，而是为民造福的新起点。

1962年12月，焦裕禄来到兰考县工作。上任前，时任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给焦裕禄“打预防针”：“兰考是个重灾区，最苦、最难也最穷。到兰考任职，要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焦裕禄坚定地表示：“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当时的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近20万灾民面临逃荒的困境。焦裕禄选择了兰考，也就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难关、选择了一个大坎。他没有退缩，带领由120多名干部、农民和技术员组成的“三害”调查队，展开了大规模调查研究。每次大风起，他就往外走，说：“正是我们调查研究的好机会！”有时他们迎着风沙走，自行车骑不动了，只好推着走，常常是前进一步，又被风顶退两步。

在兰考工作的475天，焦裕禄经常忍着病痛，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走村串队、访贫扶困，查风口、探流沙、治洪水。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他跑了120多个，行程2500公里。1963年7月起，他用41天查明全县共有风口84处，标定沙丘1600座，测得沙荒地24万亩、受风沙危害耕地30万亩。他常说：“拼上老命，干一半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到1963年年底，兰考共造林21014亩，四旁植树146万亩，打防风带186条，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亩，新挖和疏浚较大河道上百条，基本恢复了河水的自然流系，涵养了防灾丰产的生态。

焦裕禄当年亲手种下的泡桐，后来被老百姓亲切称作“焦桐”。他虽然倒下了，但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已矗立成一座

学术支持：褚 银



“巍巍大娄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落鞍。”娄山关，耸立于遵义大娄山最高峰上，重峦叠嶂，峭壁绝立，为黔北咽喉，素有天险之称。山下立有一座纪念碑，上面写道：娄山关战斗“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读着碑文，激战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枪声仿佛还在峡谷里回荡。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来了个“回马枪”，准备第二次攻占娄山关。红军精锐部队死守娄山关以待援军，川军、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正从外围蜂拥而来。红军若不能迅速攻下娄山关，将直接影响再夺遵义城，红军在薄暮微雨中，拉着藤藤和树枝，进行艰难的登山仰攻。前面的战士一个个从山崖上摔下来，后面的又一个一个冲上去，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拼杀，展开肉搏战，最终重创黔军4个团，夺取娄山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后来，毛泽东同志在经过娄山关时，即兴填词《忆秦娥·娄山关》，表现面对艰难险阻从容不迫的气度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后，还有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雪山草地……再多沟沟坎坎也挡不住红军前进的脚步，更动摇不了中国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的决心和信心。

1935年9月，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的战士攀上峭壁悬崖，夺取腊子口，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时任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赋诗《突破天险腊子口》，“为开前进路，何惜血流干”，为革命事业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跃然纸上。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精神密码。

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拦路虎”“绊脚石”。过坎，就要知重负重、冲锋在前，敢于啃“硬骨头”、开“顶风船”、接“烫手山芋”。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前赴后



攻坚(雕塑,位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

资料图片

我也在他们中间

■李 雷

用一块石头塑造一个民族
并不需要太多斧斤
我们这个民族啊
有太多石头一样坚硬的骨骼
要表现这样的骨骼
更需要一块浑然的磐石

同样的,我们这个民族
有太多石头一样的性格

如此坚强如此坦荡
善于思考又总爱沉默
所有这些完美叠加
就是一块浑然的磐石

所以,只需要用雕刻刀区分一下
行业、场景,以及某些历史时刻
这样,面对着这一块巨石
面对着铮铮铁骨
我们就能想起无数英雄
更能在他们中间找到自我

一个臂膀挽着另一个
一次努力接续上一次
一代人的志向延伸上一代
攻坚,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不是一次行动
是一种状态
是一个民族永不懈怠的性格

攻坚者总是紧咬牙关
勇毅前行者不事喧哗
如果需要歌声
那么就听巨石沉默的歌声
那是蓬勃的心跳,是大地的轰鸣
是那句从我们滚烫血液里
澎湃迸发出来的诗句
那就是“咱们的中国!”

诗 话